

明季北畧

卷二十  
下



10478

壬寅。南京孝陵夜哭。三月初一起日。色雨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數罪守城。上密旨收葬忠賢遺骸。

十五居庸關陷

居庸關在順天府之北。淮南子所謂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是也。十五癸卯。風驟。日色益暗。正陽門外關神廟中。棋杆劈為兩半。擡于道。上一時聞傳關帝厭世。已出都門。于三日之先。託夢于聖上者。此亦大異矣。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逆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逃。朝廷撥三大營。屯齊化門外。李國楨坐城。檄無所主。張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曰。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是日。勦衛輝。貳各官始分。直坐門。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定于十八入城。至幽州會館。曹徽京師大震。自成行。脾郡縣云。知會鄉鄰人民。

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放  
頭砲，即要正印官迎接。一砲響，官迎接三銃，百姓迎  
接。仁和王載周王極南行。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

長承茂成

獻熙泰宏

景宜康德

裕統 永嘉

昭隆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  
通州。糧儲傳檄至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  
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  
慎。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言是，即命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異

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一半，忽秘封入，上覽之色  
變。即起入內。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  
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禁掠。火  
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  
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關數千人守陣，不充。又  
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  
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  
金錢，擅屬餽爲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貨充  
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

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遮平子門而西。營后。時人心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勳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勝門矣。河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一者。詰賊門皆內官爲政。卿貳勳賊不得上。莫有料理者。賊檄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除。僞官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鏢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鏢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鏢。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十七賊圍京

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銓當起。成言霍維華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司禮太監主之心。隨即拭去。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董象恒鄭二陽會櫻于獄。復章正宸瞿式耜官帶。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游騎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始知寇至。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突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糜藜鹿角。皆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蔽京軍。五月無糧。一時驅守率多不至。又守陴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百文。城外二坊一卒。內城五堵。一卒率飢疲不堪任。異時敵至。或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沈湎歌呼。未嘗望見敵。今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如萬雷轟烈。天地震。陷城外火光隱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是日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景文周鳳翔馬世奇等至。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襄城伯李國楨奉命督京營守城。忽匹馬馳至。汗浹濡衣。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下馬。衣帶被佚。衆皆

愕然。內侍猶呵止國楨。國楨曰：「此何日也？君臣卽欲相見，不多得矣。」俄傳宣至便殿，上迎問守城事如何。國楨伏地哭奏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諸臣誤朕至此，予是一時文武及內官數十人相持，慟哭仆地，聲徹殿陛。上哭回宮，國楨出馳去，衆亦散。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謹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四

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病，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賊攻平則門踰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繼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視，亦不敢闕于上。或請留杜。杜云：「營中有親藩，不反命，將屠矣。」遂縱去。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黃沙障天，忽而變，雨苦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益惶，九門禁守，不通往來。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

礮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旃舍傾圮。流矢雨集。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憇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稍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子。得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時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

明季北畧

卷之三十一

三

東平伯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繼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大監王承恩繼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爲計。遂進琴絃。乃綾帳。上輒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繩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

臣請留勲。勲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縱下勲語守瑞。玉相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廢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勲固從賊爲逆也。城下攻圍益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啟。蓋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子二門亦隨破。或云王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劊，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

諸本皆云十八日義門啟。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守城。勳衛盡逃，外城已陷。而內城竟不知。至十八日始，喜宣武橋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十八之說



頗詳且從者衆故子亦從之

十八夜周皇后縊坤甯宮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寢。更餘。一闔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兩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訣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五

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勸甚。可啻再三遺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而死。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死。手慄而止。宮中喧傳。皇爺動刀矣。上又巡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劍刃其肩三砍而上。亦手軟。因遍召所御妃

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逼張太后娘娘速死。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急出。整內員爲出亡計。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鏡。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袍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衙衛。遶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碗。白燈籠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赴宴。閹人辭焉。上歎罵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將曙矣。乃回。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十一

是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携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卽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爲園內操特建者。時上逡巡久之。歎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入者乎。已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還至耳。遂

自經于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面縊死。遺聞云。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絕脛同死。然承恩似確。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官人走。卽周奎府門。奎卧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官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太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朱純臣家。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官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五

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文府中避之。乃負之出。

是午。共見白光起東北。閃爍久之。蓋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丁未子刻。上旣入後苑內門。太開。宮人內監紛奔出東華門。厰衛猶禁訛言。執送金吾所。昧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飛微雪。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

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  
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  
大街猶謂援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  
尙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  
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聞城中  
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  
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  
聞賊所掠刺綉帷褥等則以裹十四五歲童子馳馬  
市中爲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京城壁立數仞峻甚  
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  
東北猿升而上孩兒軍者卽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  
少童子習殺掠閔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  
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卒者夫賊能用童子  
爲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大  
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于數年前先用西  
人開典賣貨于京中又乘國家開鬻爵之令輦金易  
憑文扎付爲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布  
黨也是夜錦衣大堂尙出示禁詭言而城中坑廁

皆賊矣。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登陴。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率巷大呼，民間連獻驃馬。時閹臣魏藻德方傳單飲犒兵銀。方岳貢范景文適傳導至西長安門。見人鼎沸，卽回寓。賊于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錫張樸聞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便殺。」衆遂閉戶。此初入時也。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美

李自成種笠縹衣，乘烏駮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僞軍師宋獻策僞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僞將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岩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視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爲界，其實爲空虛之處。一旦成空，及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門四字，欲藉以惑衆，復彎指門榜，大聲

語諸賊曰。我能爲天下主。則一天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德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賊未破城時。宋獻策占云。十八大雨十九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卽日全軍俱反。待六年始破。

時有常州人與友飲于北都肆中。有小厮年可十四五。在側獻酒。主謂之曰。晚餐早須。要登城守陴。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五

時以無兵。俱將此輩應點耳。飲頃之。忽傳城陷。衆驚。猶未之信。遂還寓。已而遇賊索金。對以無有。遂折案足夾之。

是日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妓。燕順。詈拒。被殺。鄉民大譁。羣聚與鬪。始知馬士英標兵。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官。

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第。卽人據之。劉宗敏據田宏第。李牟據周奎第。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尙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劉宗敏牛金星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日入朝。先具脚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藏匿之家。一井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長珣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一人得脫。

明季北畧

卷之二

庚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驢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一云。叛監杜秩亨。選宦官以供使令。自成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內臣獻太子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

在賊封定王爲宅安公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初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爲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甯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皇禮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三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于是始動殺戮之念。

官人魏費節義

時宮人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



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擣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允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盡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掌書官人杜氏陳氏竇氏爲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又有張氏亦雙之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朱獻策等亦各數人

廿一得先帝遺魄

明季北畧

卷之十

本

己酉午刻得先帝音問縊于煤山乃以雙扉同昇母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袷短藍衣元色鑲邊白綿袖背心白袖褲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舄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干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前時殊書諭內閣託戚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

僉謂閣臣已得殊論也。不知內臣持殊論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有疑于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載在廿二日。止言墨書。不云血。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出血。書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空

未時。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施茶菴。覆以蓬廠。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真。撫棺大慟。國禎哭求諸臣。公䟽請葬。先帝成禮。適僞文諭院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荅云。諸公半屬沽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䟽。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祀。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准行了。二

十三日辛亥乃改殯先帝后出林官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縵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順天府爲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于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擡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踣跪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

大事記云。藁葬西山長陵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是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時天地昏慘。大風颺沙。如震號。日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蒙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劉青田繪圖

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鑰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啟。癸未秋。大清兵圍城。先帝欲啟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輔。第一輔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或恐官多髮亂。第二輔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上又問。

內臣又叩頭荅云。想軍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自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于今日分毫不爽。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有長洲縣官生陳仁錫。子濟生。假館嘉定府。確有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仁錫字明卿。號芝臺。濟生字皇士。

或語予云。當張李之日熾也。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上亦時閱。一夕方覽奏疏。忽見一人麻衣前立。上怪問之。禁內深嚴。安有若人。命左右執之。閱監

勿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卷

窺前其人徐行去。羣逐之。其人奔至庫門。卽入內。不見。諸璫視門。則又固閉。不勝駭異。還報上。上親幸其地。見一密室。乃劉青田所封。緘鎖甚固。上啟視。見三軸云云。

諸臣投職名

廿一百官報名者甚衆。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競辱之。竟日無食。有云肚雖飢餓。心甚安樂。賊初入時。縉紳恐以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及二十日。見賊報名偽

王笑口頰開從梨園中覓冠冠之費踰三四金廿一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陳演朱純臣勸進不得入。近午王德化白內出。以張縉彥誤國批其頰。戶部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成。遇之。

廿二庚戌

主事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明李北畧

卷之二十

畜

劉貢士曉天祕數

是日。叛監杜秩亨。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先是。有劉貢上者。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又精堪輿。兼曉天祕數。甲申聽選。夜觀天象。知國家不利。不敢赴選。寓門生杜秩亨家。三月。聞自成猖獗。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云。不好。不好。王上有難。秩亨問曰。門生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授職。猶可遠避。免禍。次日出平子。

門不知所之。至是秩亨果叛。

廿三辛亥諸臣黜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强笑深揖。及綏宋至。數人跪問新王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豈不耐耶。衆恧然却步。日晡自成出。據蒲座。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董天成。馬岱。龔襄。并宋企。效張。磷。然。鞏。煇。侯。恂。黎。志。陞。葉。初。春。等。左右兩班列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心葵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時。董心葵爲首。率領百官朝見。自成時呼心葵稱慰。再三留聽用。聞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爲賄買得售。而心葵諸人爲之通線者也。故率先降賊。自成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鞦韆坐于殿左。僞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于殿右。檻上鴻臚以次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云云。牛金星將舊緡紳一部置于地下。執筆任意花點。應違者用軍法。怒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晉曰。旣已披剃。何又

報名衆皆失色。自成對劉李牛願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至晚。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一雙兩雙。以覈其數。既點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士押送。僞東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爲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僞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卽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作肉泥者。中道忽又傳一僞旨云。前朝各犯官俱送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卽押到劉方挾妓。嚙呼。不暇審鞫。仍命各兵守視。以俟來朝。各官因服羈繫。腹中餓甚。卽強項大僚有拾兵士餐餘。以緩死者。家人輩謂主已戮。是夜羣聚合謀。挾重貲而逃者。亦不計其數。

是日點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選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編脩周鐘大理。鄉劉大鞏。寺丞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懺。國

子學錄錢位坤等其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宛平縣歸順舉人王仙芑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篋傳學禹等各省縣令朱國壽王之鳳等其五十名

秀才朝賀。僞尚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天子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廿八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衙門。企郊曰。諸職銜俱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奎

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恐不能盡循舊例。諸人力懇一體選授。企郊曰。諸公好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衆人之心耳。以予爲諸公謀。不如歸去。爲上諸人。旣絕望。于是以漸逃歸。

大事記云。宋企郊登堂黜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僞將。俱移送吏政。選用縣。企郊亦肯做。情任人逃回。



劉宗敏以人誌新夾棍夾其踵來書役二人于天街  
次日卽死夾木俱有稜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  
之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  
前導。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纔上坐卽呼頭痛如  
劈昏絕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白衣人  
前立華蓋蟠龍髮爪俱動戛而止是日賊驅勦衛  
武職官押至平則門外斬首

### 李自成改制度

明李北畧

卷之二十

奕

明朝制度賊任意紛更閣改天祐等名六部尙書爲  
政府翰林院爲宏文館詹事府不用文選司爲文諭  
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爲諫議主事爲從政布政爲  
統會巡撫爲節度使按察叻禦使一云兵備改防禦  
使尙竇爲尙契司太常鴻臚俱屬禮政大僕寺爲驗  
馬寺通政使爲知政使中書爲書寫房府爲尹州爲  
牧縣爲令凡銓選皆宋金郊主之武臣守備爲守領  
把總爲守旅太監止用一千人公服領尙方以雲爲  
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單

銀角三等廢興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先衛永昌  
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

賊改印為契用小篆。有一降官進言于偽尙書曰契  
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前番已要  
殺你。今又來多口討死耶。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為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  
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又收各牙牌。自務明光安令  
成字。

保定始陷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完

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而  
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死難諸臣。則有  
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任。未幾城陷。被火  
燒死。同知宗立。聞變。卽刻投纒。太監方正化。城頭被  
殺。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經。進士張羅  
俊。罵賊遇害。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手刃數人。以  
及于難。張氏婦女幼子。老少一門死者二十人。都指  
揮劉忠嗣。罵賊不屈。舉人張翬。抗賊被殺。高涇。被執  
殺死。水中。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另有傳。

東村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爲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愧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耳。

大事記云。宰相李建泰守保定。賊至卽命中軍總城迎降。史略云。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總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雖所載異詞。要之建泰身爲宰相。不如小臣之殉節。而保定之堅守。亦勝于京師之易破多矣。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辛

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甲乙史云。有稽勳司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卽席。卽問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若遲二日。卽不得從容矣。午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其鄉八百餘員。五人一連。俱押鎖田。皇親府中。着劉宗敏用夾棍拷打。招認賊銀。凡十晝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逐一唱名。坐賊重者。數萬。輕亦及千。有沈學錄。最貧。亦迫招至。可

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主人，卽無一而交。秀立不敢不應，有見其秀者，云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兩。凡追賊皆劉敏政、李并二，僞都督主其事。至卽大拷，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竟爲幕客，歌唱狎暱，獨免于禍。凡降賊官，有年少面白者，爲賊輩戲弄百端，甚至作龍陽。

野史云：賊派餉各官，無論用否，俱責如言，不辨卽夾。有夾于各營，官兵有夾于監，摺健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師七萬，科道吏部卽五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主

萬三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勲戚無定數，人財並盡。英國公慘死最酷，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雞在鍋。廿七日，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刃排馬，押繫劉李二賊私寓，鎮撫司梁清宏及史館辦事衛幕雜流，夾俱竟日夜不放。廿八日，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誠獻美婢獲免，不留用張忻，未刑而

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銀五千兩。釋不用。  
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卽死。願鉞被夾。其僕  
竊貲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  
則李遇知。王正志。嗣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  
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世安。李明睿也。高  
斗光者。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允翔。雷跳龍。  
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侯。吳邦  
臣。不夾收繫。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冽。日  
色無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

明季北畧

卷之三十一

三

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  
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  
効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  
銀萬萬。李牟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己所有湊償。人皆  
稱之。初八日。己丑。賊盡釋諸繫者。于是吳履中。張鳳  
翔。盡數南歸。御史馮候用。梁清宏。體甚肥。故釋夾  
卽死。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卽降而授官  
者。諸賊將長班。審問如云。其官有金。卽鎖去拷打一

賊拷過又被他賊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每日限訪過一件名曰公刺

賊兵大索時厚結長班及無賴子弟使爲鄉導本地鄉紳如周繼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鐘吳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與籍沒無異至青衿白戶稍立門墻無幸脫者賊兵滿路手携麻索見面稍魁肥卽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僞府便無生理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行遠遣假將犯罪之寇殺死四人分爲五段據稱以淫殺之故也民間誣信遂安心開張店市噫嘻自若自貸賊事起金銀旣罄繼以綉段疋僅一企而商人錢貨爲之一空賊之巧干行劫如此四五日後恣行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驟銅器俱責令輸營于是

城百姓家家傾竭

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追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帶歸秦中。存亡莫測。

燕都日紀云。三月廿一日。官投到。凡勳衛懿戚等官。暫令精兵押去。聽住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廿四賊黥勳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凡追贓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書

梁擲棄衣服。極新者。價錢許大。緞匹不及兩外。羅緞之前門商鋪。凡有親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如蝗蝻集野草。木爲空。

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重辟在獄。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幹。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至是琦在賊黨。遣人召君美。君美猶恃父執。欣然往謁。琦數其罪。縛而齧之。

大事記云。三月廿二。錦州偽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沒其家。偽官多陝西洪洞人。皆生員之無籍者。奸淫

貪殺民不欲生

甲乙史云。四月初一。畿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頗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稱助餉。衿紳受賜。少忤而辱。隨之又徵少艾。專恃剽得。人始憤痛。忍舊矣。

姦淫

賊初入城。先拏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子。弟臉稍白者。輒爲拏去。或哀求遠家。賊仍隨之。婦女淫汚死者無算。

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鍋。嬰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不得。不止。愛則搜置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橫一人。而餘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眾戮者亦死。安福衛衛。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難厥走。惟確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

北路凡受偽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搜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兵卽以刀背亂下。偽官苦不可言。美者擄去。惡者棄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後來者。用婦女供治。



之苦如此。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清潔耳。  
燕都日紀云。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爲樂。而兵士  
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爲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  
其頸。門衛甚嚴。卽欲脫免。不可得也。不顧青天白日  
恣行淫虐。

大事記云。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立刻而斃。又有一  
士子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先喚女。囑曰。汝若認姦。  
便斬汝頭。及審女不敢認。遂坐誣殺士子。而賊黨益  
無忌矣。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庚

新世宏勳云。賊兵每得一婦女。卽昇擁城上。挨次行  
姦。循環不已。婦人卽時殞命。或遇賊將過。恐被責。竟  
向城外拋下。

三月廿六勸進本末

先是廿三。朱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得入。廿五。僞  
禮政鞏精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精故陝西  
提學僉事也。至次日廿六甲寅。爲勸進之始。其表有  
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鐘自侈爲  
得意之語。四月初一。宋獻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

位初三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卽位時  
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牛金星云大位未正  
恐事有中變勸自成會同禮府鞏煇出示定十七舉  
此大事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十三皇極殿演禮十  
五日頒詔十六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圓  
邱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遷太祖神位  
于歷代帝皇廟其餘太廟祖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  
降臣鞏煇不俟臨期竟于四月初四入太廟將太祖  
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中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  
唾罵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或持黃袍示賊賊目不可開引至皇極殿金臺金頂  
雕龍若將下噉輒目眩頭痛雖云三六九日朝集然  
遲遲未正南而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殿或搖地或  
陷咎徵亦何可誣也

賊僞製一盒刻永昌年月日于中密置大內令人簡  
得詐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稱西域某國知新天  
子登極入賀

先是四月初牛鞏出示定十二演禮忽東報急十一

自自成出京廿六回京廿七忽傳登極預設鹵簿于城外百官朝賀

甲乙史云廿九李自成稱皇帝位于武英殿。追尊七代考妣爲帝后。六政府各一赦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選陞降臣

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寺丞。韓四維。降脩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

明季北畧

卷之十

六

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六科則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瑄。孫承澤。金煉。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爲諫議。止時。敏。改爲縣令。御史改直指。使則朱。錄。張懋。爵。蔡鵬。胥。裴希。度。榮。必。溫。韓。文。銓。

陳羽白。吏部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舉。郭萬象。王顯。

楊元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

吳家周。鴻臚卿張魯。驗馬卿宋學顯。尙契卿葉初。卿。

學祿。錢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者。凡銓選皆宋企。

如王之。

三月廿七日卯

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

廿八日丙辰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  
十餘人俱抗衛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謀之時僞國公  
劉宗敏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遂生心及京城陷逆  
聞多撻金帛自豐積宗敏觀之不獲心益離出大事  
記

程源移書勸唐廷彥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初三月二十日天津兵道原毓宗倡降進士程源以  
書勸餉部唐廷彥忠孝大義且云馮津撫倡義曹師  
友義亦有心人今糧廣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  
之奇勲也唐請源入城議戰守此源至城頭防海兵  
太噪劫餉虛盡。國廷彥幾死先是馮元殿爲天津撫  
臣聞京城變聚將士泣血誓勿二門下已無一人應  
之津道原毓宗秦之蒲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厚留  
毋爲質因縱之許內應比至津卽張皇賊勢相離間  
及都門賊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民皆從風而靡

大揭黃旗城檣署之曰天壁民順因而津民各用片  
紙書民順檄門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毓宗率  
兵邀敵之逼元颺迎賊元颺不屈副將金斌總兵婁  
光先指揮楊維翰俱叛稱表降二十一金斌移營演  
武塲源復就見說之唐廷彥傷重移至馮元颺皆在  
望諭以大義起兵不動斌且勸廷彥留幕下源先機  
退急以書諭從賊圖南二意爲千載榮辱之關不可  
不央唐回書云重傷難存自反無能報國惟一死而  
已家慈年八十有三吾兄過敵地幸婉曲慰之有子  
明季北畧卷之十

平

死國勿過傷也彥止一子方八月源欲竭力保全同  
無彥不從傷哉

程源移書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我皇上未  
有失德頃據諸臣泄泄餉缺兵單致賊淪我神京頽  
我君父普天率土同此悲號又云江南財賦之地子  
弟多豪賊不先窺而以貽我被豈能舍步騎而與我  
爭長江之險耶况有我蜀據其首走西安纔七日也  
而楚豫橫其腹甘苗蝕其心江東老成尙有人義旗

一舉彼擣此擊克復直指顧聞耳而議者不察以賊有成焉其亦借賊爲富貴之資也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天地反覆三光晦蒙痛哉食君之祿誤君之事若是矣前高天津已與將軍見及此彼時相商便將天津一派爲託將軍亦毅然不讓今茲胡然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餉故爲原毓崇誘去然將軍所部總丁五百如父子今雖叛去其心必不忘將軍也目下僞百佈列皆爲

明季北畧卷之二

全

無籍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爲守者即使收捕擒斬大功亦計日可集嗟乎梟湖龍去青宮纍囚敷天掩泣之時正臣子捐軀之日無負國恩不污史筆勉殉自愛

初四辛酉

燕都日紀云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試舉人出題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一僞示云各省直鄉試候旨

定期卽于中秋時舉行初五日僞相府揭曉取實授  
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  
俱不雉一云順天僞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大  
兩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卽發  
案。

初五壬戌

山東郡縣寇賊充斥。臨淄濟南尤甚。行道不通。僞  
將董學禮奉權將軍命率兵南下。僞將白某往天津  
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大小智勇果毅僞將軍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全

分駐

初六癸亥

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濟南撫標  
中軍梅某推官鐘性樸殺之。甲乙史云自殺。

初七甲子

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乙丑

濱州城外皆賊。殺人如麻。行已不免。

初九丙寅

馬部將莊朝梁劫單縣爲民所殺

初十丁卯

賊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等倉凡積米俱見數造冊

十一日戊辰殺勦戚大臣

初四日賊聞東師日進思甚躬叩劉宗敏李牟求其出禦劉李耽樂已久殊無鬪志逆闖乃下令十三日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勦戚大臣皆殺之于是內閣陳演定國徐允禎等諸戚晚官都指揮以上錦

明季北畧

卷之三

全

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貢邱瑜予繩自縊以戚晚女婦配給軍卒又押諸繫官至宗敏寓前纍纍坐于路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金九十兩亦殺之三鼓乃釋

十二日己酉成東行

李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衝劉宗敏繼後惟留李牟牛金星守京師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



月二十立東宮爲帝。改元義興。初劉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由是戒思密聞于自成。

大事記云。山東高苑縣知縣蘇方秦之漢中人。頗有智畧。陰養死士二百名。圖南渡。方在秦兩戰自成中。其助告人以李賊不足爲。又言秦縉紳士爲賊辱。肯如都中云。

十五壬申

李自成至密雲。何瑞徵以望日叅牛金星。金星諭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金

訖言四起。各自謹思無事。少出由是降官皆生悔心。人思竊逃矣。

大事記云。新城土賊王銘盤以數千橫行韓家樹一帶。道路爲梗。是時韓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事稍遲。聞賊猝至。乃掠丹西行入海。

十六癸酉載金入秦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驟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伯兩。鑄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裏。

設迂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如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扁鑰如故豈先帝未親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子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驟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卽循環交百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十七甲戌

李自成至永平

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

間道南下

癸未進士王道成

山西平楊縣人城破

明季北畧

卷之三

金

降賊賊授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時徭餉尙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擁衛者

十九丙子

東報益急留守賊于京城內大搜兵器由是城門益

嚴

五王午

偽禮政府示云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

物

廿六癸未

李自成回京。有朱師欽者慶藩宗室爲香河知縣。棄官走吳橋。僞防禦關傑囚之于德州。傑與州牧吳徵文征比餉銀酷急。貢官馬元驟暗相糾結。諸生謝陞一醉而起。殺傑徵文。出師欽爲主。權稱濟王。移告遠近。殺逐僞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大事記云。克青登萊等處堅壁自守。

廿七甲申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

廿八乙酉

明季北畧

卷之十

矣

泊頭秀才郭樹家富。賊械入京去。

廿九丙戌

李自成稱帝。午後。運草入宮。處處皆滿。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群賊皆從。劉宗敏先與吳三桂戰時。已射傷臥長桌上。用被疊覆手足。而出。隨來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無之。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牌諭百姓出城避。數十里之外。卽遭殺掠。賊先于宮中列炮放火。各私寓亦放火。零賊飛馬殺人。

百姓各以牀几室塞巷口。或持挺突出擊之。須臾九樓城外皆火。賊東西馳不得出。至暮胥斃城外草場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程源云。賊兵盡從齊化門出。自成仍穿箭衣。但多二黃蓋耳。從賊偽官俱于齊化門叩頭。賊傳免送後隊。至午刻盡出。又云。酉戌之間。逆闖擁大兵出前門。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俱被焚燬。止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尚有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取攫無遺。年間九門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蓋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為百姓所殺。凡二千餘。樵史云。賊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毀財。不好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秀才。遇者先賞銀幣。嗣卽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偽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爲

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間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胆益張。只以三四人或四五人。便來到任。詭言大兵在後。卽至地方。官聞風先遁。而偽官儼然南面矣。

賊不識字。其偽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訛費。陋事務詭事。驚有戶部吳篋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爲吳虎云。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六

賊兵入城者四十餘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譁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做我輩耶。

賊謀劫漕漕河中。涸賊得花鉅去。花以爲馬槽。無用大者以搗蒜。小者作油漆。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黃巢。蓋盜賊之性本無霸王之畧。或者天厭內外諸臣。貪風熾盛。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李自成祖墓

先是陝西參政都任賈李賊所至掘陵塚甫蒞廷

卽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影蹤何在。初謀不可則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始有報者掘視則膚色如生骨且有肉。乃刀剉而糞瘞之。

李自成謠讖

宋獻策云我主此可爲馬上王。溯過幾年而已。又云遇秦而興。遇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罅云流人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墮落鴈門關。又口謠云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只後諸讖概可信矣。

明季七畧 卷之二十

允

李自成鑄錢

嘗思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非耳目之玩好。而乃名之爲寶。亦自有證。蓋關平時之盛衰者也。前代無論矣。卽崇禎季年私錢盛行。大如鵝眼。每貫八分。予竊謂賤之至此。寶矣。其寶矣。且錢背俱鑄一馬形。是隱示崇禎之後。卽有闖寇也。然闖寇之不久。亦可于錢驗之。昔自成于山西鑄錢不成。至京。又鑄文轉成大昌。又鑄九璽。復不成。豈非寶之所在。神有司之者乎。有西安人語予曰。自成之錢。旣重且大。民間不

使亦不甚用予問之曰其錢與今大異輕重不一每一錢有半兩重者作銀一分一兩重者作三分一兩半重者作五分二兩重者作錢極輕五錢起至二兩重止百姓而零星之物甚爲不便以增減太多故耳凡用者俱將錢懸于項上不許藏腰袖中及大清兵入秦百姓悉棄錢于地而不取然則通寶者通行于世內爲寶人間不行豈足爲寶乎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此假錢非自成所鑄予聞馬瑞之母見小錢而歎明衰真有識哉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吳三桂請兵始末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管力絕倫父襄字兩環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部下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彘丁突騎數千尤爲雄悍敵望之輒遁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提督御營初到議徹甯遠守關門三桂與勳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等謂遼東前後衛復失甯遠勢孤難守宜徹甯遠兵民入守關門卽京師猝有寇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徹之便

一時廷論羣譁。諸閣臣尤相左。言無故棄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徵督臣永吉。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徵兵入援。三桂不卽行。及三月初旬始出關。徒甯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廿七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統兵往禦。又遣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永平救援。廿九日自成使唐通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賫吳襄手書。招三桂曰。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閩任。非眞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擣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



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啣璧。負鑽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價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疑于括也。故爲爾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五

者。唐通至三桂營。言老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有軍共圖大業。以作開國元勳。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又云。吾忠不成。忠孝不成。何顏立天地間乎。有自刎而已。帳下止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僞官。三桂從之。遂佯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卽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徃。卽日遣賊將

擊定王赴唐通營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  
降仕。大清朝三桂遂往乞師。大清主許之。四月

初四辛酉。三桂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桂  
軍三桂檄自成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父云。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舊  
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富以酬聖  
眷。屬邊警方急。甯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見方  
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  
路兩失事機。致爾皆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七

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魏魏百雉。何致一二日  
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  
聞聖主晏駕。臣民戮辱不勝。耻裂猶意。吾父素負忠  
義大勳。雖去猶當奪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  
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  
繼之。豈非忠孝雉義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  
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涼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  
爲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嘔唱宿將。  
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旣不能爲忠臣。兒亦安

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談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  
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拜初九  
丙寅自成得書大怒卽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  
令親征十三庚午與劉宗敏九大帥等率兵四十萬  
號八十萬出京往戰沿途七百里三桂聞之痛哭誓  
師刻期勦賊軍聲大振時自成前鋒四萬先至關三  
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十五壬戌自成至密雲十  
七甲戌自成大隊至永平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  
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虛營于關外使民誦爲軍士多  
明季北畧卷之三十一  
酋

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項之自成薄外營  
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  
西一片石出口東窺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  
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至是趨之至大清之九  
王卽攝政王也已與英王裕王發兵十萬將欲入塞  
途遇三桂使者疑之與英裕兩王計曰豈三桂知我  
南來故設此誘耶且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還克自成  
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練大衆親至志  
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窺之意乎不加分兵

固守以胡動靜遂頭兵不進駐營于彰德嶺高張旗  
職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覘之三桂復遣使往請  
九王猶未信華告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即行三  
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  
四萬騎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  
馳入大清壁中見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以白馬祭  
天烏牛祭地插血斬在刃箭爲誓三桂爲前鋒九王  
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  
裕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

明季北畧卷之十

金

入關盡髡其民開關延敵然迫于戰期兵尚未盡雍  
髮恐無以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爲三幅濶如  
三指纏之于身以爲暗記然布亦不能猝辨卽以裹  
足布裂用之約大清兵見三指布者卽勿殺蓋三  
數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然九王  
多謀不肯先與自成輕戰十九丙子使三桂爲前鋒  
與自成大戰于關內一片石一以觀三桂之誠偽一  
以覘自成之強弱欲坐收轡人之利日暮戰罷九王  
始信二十丁丑三桂自成兩軍復合戰戰方酣九王

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爲號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  
自成隨數十騎拔太子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  
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  
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兵大敗自成狼狽遁雖劉  
宗敏勇冠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時闖兵入都  
察意淫掠身各懷重賞無有鬪志故爾大敗屍橫八  
十餘里馬無孑孓處處所棄輜重不可勝計然吳兵檢  
賊屍內有數十金猶可私取若百金以外則不敢匿  
必獻之千師恐懷金既多則不肯力戰而思逃也二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十一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  
自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止戰三桂  
允之約自成回軍遼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卽位自成  
請如約既盟自成遂旋師三桂頓兵不前是以自成  
得安行二十六日癸未自成回京三桂棄定王王永  
平專擁太子整軍而行一路彩檄密告遠近自成聞  
報驅百姓千崇文宣武門外毀拆民房及牛馬二  
十七三桂傳帖至京言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爲  
先帝服喪整備迎候東宮三十日丁亥自成西狩五

月戊子朔皇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  
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榆河。大清國  
師檄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帥不許。三桂  
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逸于民間陰導之入  
皇姑寺。西江米巷諸商合貲爲三桂家發喪。每棺衣  
衾各費百兩。初二己丑。三桂兵追至定州。清小河下  
斬賊將谷大成。祖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北京  
城中。俱延頸望太子。至初三庚寅。北京諸臣迎候于  
朝陽門外。傅呼奉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知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吳具前尊者城上。  
過揮白標矣。大清國來者乃攝政王入。居武英殿。待  
郎王鰲永從入。見上下同坐于地。乃潛走出。至初五  
壬辰。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授職名入內。攝政王令  
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  
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  
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  
初六癸巳始爲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諭  
疏議葬隧。俟事畢。削髮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

繁不能獨任。王問漢官何人最賢。沈維炳等推舉李  
明睿。卽命爲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王曰。爾朝皇  
帝尙未收殮。明日卽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無神  
主。何以哭臨。無諡號。何以題神主。明睿聞言。大慟。王  
義之。卽命議諡于朝。房諡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  
后爲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皇廟。初六至初八三日。  
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衆以田皇妃墳宏。厥  
壯麗。明睿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  
甲乙史云。初五日。庶吉高琦。李呈祥。訪王。鰲永議號。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夫

鰲永曰。今日行所當行耳。高李出城被劫。因留。滿道  
灣。范文程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脩崇禎史。爾  
儼曰。詹翰一體。請書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  
祚。林鏞。志以重傷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  
其祖鏞。兵部尙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  
右決事。故學士倪元璐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  
執令節送。至通灣。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曠。見焉。吳  
三桂道自成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  
又三日。及于真定。逐之出關。而止。李自成過關。方整

隊西行。初六癸巳。北京爲吳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肅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甫儼然。卽真朱朝鑠者。宗室之子。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先更易者。從賊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咸同哭臨。五月初七甲午。大清國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楊仕聰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隨三桂降。大清令守通州也。十一戊戌。

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雜出。槩不致詰。十二己亥。三桂旋師入燕。十五

明季北畧

卷之三十

九

壬寅。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薙頭。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

盡皆薙髮。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錢敷曰。陳沅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

予按吳襄之被殺也。一載自成得書。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迨戰敗。卽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返兵。如是則戰時尙未殺也。然戰敗甫殺襄。三桂何忍



使人議和。是不可信者一也。一云自成回京後。聞三桂移檄遠近而殺襄。是殺襄又在議和後也。則議和時。襄尙在自成所。三桂何無一言及之。且未聞交質之說。是不可信者二也。史畧遺聞俱載自成初出兵時所殺。似爲近之。

附記野史

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衆寡不敵。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爲朝廷雪耻。大清不允。三桂力怨。大清

日。明朝文武數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本國何難

明季北畧

卷之三十

百

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爲巨寇弑逆。土庶傷心。神人其憤。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今君后俱遭慘弑。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日誓死報國。雖肝將塗地。亦所不辭。安問其他。大清王曰。將軍姑退。明日再議。明日三桂披髮掛孝。復進謁。大清主痛哭哀懇。大清主遂發兵。三桂因斬關而入。自成聞之。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檄王大順。

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附唐通祖光先等知天命有  
在四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賜綵緞二十疋黃金二十  
金白金四十兩所將兵卒先給四月兵糧俟立功日  
量功陞賞抗命周遇吉等具服五刑全家誅戮刑賞  
昭然判若白黑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受享令  
名功業弭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禍不再後  
悔噬臍檄到須知三桂得書不悅遂答書以絕父自  
成復使唐通往通見三桂曰將軍久在邊關初高汗  
馬豈意奸臣敗事國喪君亡天下生靈塗炭久矣今  
明李七畧

卷之二十

頁

新主豁達宏博網羅英豪雖無堯舜之仁頗有湯武  
之德渴慕將軍盛望一見卽當到拜位在諸臣之上  
矣三桂佯喜曰前日使者言之無緒使我一時忿躁  
遂致决裂如此今家君見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  
悔恨幸將軍駕臨自當改絃易轍共建百世之功但  
東國之兵已入內地勢難挽回惟一戰敗之然後可  
掩甲趨朝耳通曰通雖鴛鴦願隨鞭鐙三桂曰神業  
與東國有約若回兵直指無以爲辭煩大兵先出東  
兵恃桂相助戰必無謀我兵出其不意從後夾攻一

戰可滅矣。通大喜，率兵出關與大清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忽砲發，吳兵殺出，內外受敵，通通走。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爲復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劇寇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勦。所過地方，俱應接糧草，務期罄擣巢穴，殲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五

又榜文一道，平西規王吳爲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闖李自成，戕生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用躋和平之域。仁聲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臺大清戢暴安民之意，致黎庶反受執迷殞身之禍。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縮繹南下，相應榜諭，以醒蒙愚。爲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

設讖販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羅  
玉石俱焚之慘未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  
自成聞之遂殺吳襄全家語牛金星曰北兵勢大城  
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在此卽十北京不敵一  
秦中險固爲今之策不若退處關西以圖堅守金星  
曰大內金銀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肯棄擲他人  
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陽故事卽後世議我輩者亦  
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自成從之遂于宮中四處積  
聚竹木桐油硝磺等件以備舉火之用百姓聞之大  
駭自成于四月廿九西走閭宮放火僞旨惟山陝河  
南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餘見賊勢稍衰四散逃  
歸侍讀楊觀光不肯隨行自成怒殺于願成門外制  
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  
出途中大昇焚掠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百姓官紳  
踐踏死者積尸成堆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